

往事

父亲学开“小四轮”

□尤生荣

已有悔意,事已至此,我也不好再说什么。

20世纪八九十年代,农村兴起了一股“四轮热”(即12、15马力小型拖拉机)。父亲心想:“大家伙”不好整治,“小四轮”好摆弄,本小利大。主意打定,他又借钱买了一辆八成新的“泰山牌小四轮”,交由四弟管理。

我家老院大门外,地形所限,坡陡弯急,车辆出入需来回倒几次才能行。有一次,四弟险些溜进沟里,被父亲狠狠地训了一通。四弟本来就感到后怕,被他骂火了,冷不丁地怼了一句:“你能行你开!”说完转身离开,自此再不靠近车。

父亲生性不惧挑战,敢为人先。四弟的话激起了他不服输、不服老的心气,他大声吼道:“你看我能不能开!”于是,父亲发动了车,先在院里转圈,结果撞在一堆石头上。他手忙脚乱,处置不当,把车的“前脸”撞得面目全非。父亲索性把整个机盖都卸下来,如同人光着膀子,更显利落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父亲的驾驶技术提高很快,基本能独立操作。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令人啼笑皆非。一次,父亲去河滩拉

岁月如歌

□孙保民

清明过后,天气变暖,到处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人一旦上了年纪,精力再也没有年轻时那么充沛。每当吃过午饭,总想躺下来迷糊一会儿,家里有床和沙发,躺在哪里都行,可是,回想起小时候在邻村上初中时,午睡可就谈不上舒服了。

那个年代,课桌都是原木做成的,厚实稳当,两个人合用一张。桌面上被历届学生刻着大大小小的“早”字,中间还有一道深深的“三八线”,有棱角的地方早已被磨得溜圆,我想老师可能也说不清这张课桌究竟用了多少年吧。

同学们坐的木质高脚方凳子可不属于学校的公共财物,那都是各自从自己家里搬来的,每人一把,各用各的,等本学期结束了再和书本文具一起搬回家。

自从学校课程表里增加了午休一项,在学校附近居住的走读同学吃过午饭,直接就在家里睡了,直到设定的钟表闹铃响了,才慢悠悠地往学校走。住校的同学基本上都不愿意回寝室去睡,因为寝室设在靠近沟边的窑洞里,出了校门要沿着土崖下的陡坡走一小段崎岖路,所以大家大都喜欢在教室里凑合一下。

哪个睡课桌,哪个睡方凳,要和同桌事先商量好,有的同学胆小,怕睡在课桌上掉下来,就睡在拼起来的方凳上;有的同学觉得睡在拼起来的方凳上翻个身晃得难受,就睡在课桌上;还有的同桌两个人都想睡课桌,于是盘起自己的胳膊撑起脑袋趴着睡。

教室里,挪课桌拼方凳发出“叮叮咣咣”的一阵响,很快又渐渐回归宁静。尽管没有枕头,也没有被子,和衣而眠的同学们还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午睡方式。

班主任悄悄走过来,透过窗户塑料布的破洞,准备抓几个不午睡、爱捣蛋的典型。然而映在窗户纸上的影子早已暴露了他的行踪,紧靠窗户下面的同学发现后,连忙朝还没有睡下的人装咳嗽、打手势“报警”。班主任趴在窗户上观察了一阵子,没有发现异常情况,于是打着哈欠,返回教室隔壁的房間也躺下睡了。

确定班主任睡熟之后,我和一个同学就慢慢爬起身,弯着腰挪出教室,推着早就准备好的自行车,悄悄地溜出了校大门。

校园旁的巷子里树木一片新绿,耳朵旁的蜜蜂“嗡嗡”叫着,我们一前一后朝着远离学校的方向驶去。

自行车的速度已经不能再快了,耳边的风吹走了浑身的烦躁郁闷,自行车链条磕着链盘发出悦耳的响声,泛着油光的马路上只有我们两个人,我们疯狂地捏着车把上的铃铛,兴奋地张开大嘴傻笑着,偶尔发出几声高亢的长啸。

一身大汗终于来到了心心念念的繁华县城,街道两旁的参天大树用硕大的树冠合围成令人惬意的绿荫,炽热的阳光被过滤成了星星点点的光斑。

我们两个人喘着粗气,不断用手擦着脸上滚落的汗珠,不知该去哪里玩,最后还是我提议去新华书店转转。书店里除了我俩没有别的顾客。那时候的新华书店里已经有开放式的书架了,我踮起脚尖翻来拣去,发现了一本《钢笔画集》,书里的画风正是我朝思暮想的风格,可是口袋里却没有钱,一起来的那位同学看到我爱不释手的样子,就上前帮我结了账。

县城距离学校大约七八公里的样子,返程大部分还是连续的上坡路。我看了一眼手腕上的电子表,发现午休结束时间快要到了,加上我俩当天还是值日生,于是又一路风驰电掣般地赶了回来。

放置好自行车刚刚回到教室,午休起床铃就响了起来。我俩连忙提起水桶到操场边上的水井里去打水,按照班级要求,每天午睡起来,值日生要让同学们好好洗把凉水脸,攒足精神才能上好下午的课。班里人多,每次都需要连提三桶水才够用。

同学们争先恐后,满满一桶水很快就用完了。左手和右手交替拽着绳子,第三桶水正从井底缓缓升到地面,我还没有来得及把绳子从水桶上解开,等在水井旁的同学们就迫不及待地端着脸盆围了上来。

我的少年时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的,曾经的岁月里,快乐也好,痛苦也罢,都像一场梦似的变得模糊不清。也许,正是由于生活中先苦后甜的经历,才更加懂得珍惜眼前实实在在的幸福吧。

品味

椿芽闹春

□邓育秦

春风拂过,唤醒了沉睡的万物,也唤醒了人们对美食的渴望。而香椿,作为春天的使者,以其独特的清香,率先在舌尖上奏响春日的序曲。

香椿叶可生发,还可以祛风解毒,不禁让人感叹大自然的慷慨。香椿的香味幽远恒久,热烈却又缠绵,无数文人墨客为其留下赞美的诗句。清代才子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,对香椿推崇备至:“菜能芬人齿颊者,香椿头是也。”汪曾祺则用“一箸入口,三春不忘”来评价香椿的美味。

我家的西墙边,曾有一棵香椿树,枝繁叶茂,树冠如伞,几乎覆盖了整个庭院,宛如满树翩跹舞动的蝴蝶,灵动而充满生机。每到清明时节,香椿芽便在春雨的滋润下栖于枝头。那苍劲的枯枝尖上,冒出一撮撮娇嫩的红芽,在明媚的阳光和温软的春风吹拂下,油亮油亮的,绿里透着紫,紫中泛着绿,仿佛能掐出一把水来,是春天里最鲜美的馈赠。

母亲用一根长竹竿绑上铁丝钩,在枝头轻轻一转,椿芽便在乍暖还寒的春风中“啪”的一声缓缓飘落。母亲先用清水为椿芽沐浴一番,随手把它们丢进沸腾的锅中,煮几分钟后立即捞出,沥干水分,切成末,再将蒸透的豆腐切成丁。柔嫩爽滑的豆腐与青翠欲滴的香椿芽一搅一拌,便丰富着寻常日子里的烟火气息。此时若有亲戚来访,母亲便会用椿芽炒鸡蛋。香椿和鸡蛋,在锅中扑腾扑腾,欢快地旋转跳跃,好似一场盛大的春日舞会,黄绿相间,清香氤氲,成为春日里最美的佳肴。叶子再大些,母亲就将它们切成末,加入鸡蛋做成馅,挽袖擀面皮,四指交叠轻轻一挤,一个个玲珑秀气、肚皮鼓鼓的饺子便做成了。饺子下锅后翻腾胀肚,漂浮在水面,犹如白鸭戏水。盛出装盘,我们片刻间便将其扫光,那意犹未尽的小脸,满是幸福的神色。还有一种做法是“炸香椿”,同样是将香椿叶腌渍后揉搓,再调进面糊,放入热油中炸至金黄,又酥又香,整个厨房弥漫着浓浓的香味,那一刻,我仿佛把春天都嚼进了嘴里,沉醉其中,不愿醒来。

“雨前椿芽嫩无丝,雨后椿芽生木质”,这里的“雨”指的是谷雨。香椿的时令太短,母亲会把香椿叶焯水后直接切碎,撒一把盐,热油一泼,随后装进罐头瓶。这种最原始的方法做出来的味道,依然让我垂涎欲滴,食欲大开,回味无穷。上中学时与同学们分享,春天便弥漫在这恒久的余香里,往往不到一天就只剩下了空瓶子。我最喜欢椿芽刚冒红时,扣上鸡蛋壳,满树生蛋,那嫩红的叶芽在蛋壳温暖的呵护下,恬然汲取着精华,蜷曲生长,形如佛手。犹记得那次,刚刚淋过一场春雨,我却不顾墙头湿滑,又去